

玫瑰階梯



市井萬象

近日，重慶一商圈內的一處台階上擺放了上萬朵「玫瑰花」，形成一道浪漫的獨特景觀，吸引市民前來拍照留影。

中新社



社交距離



人生在線

楊不秋

對我而言，癸卯年的第一個好消息莫過於香港和內地的全面恢復通關。一千多個日夜的翹首以待，終於等來了這道曙光。

經歷了過去幾年的種種起伏和反覆，大部分人都已經克服了恐懼，漸漸習慣了與病毒的共生共存。這場大疫，無疑給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帶來了許多變化。有生活習慣，比如戴口罩、勤洗手、減少外食、網上購物；還有社交習慣，比如視頻交流，社交距離。這些變化，也催生了我的一些思考，比如，應該如何管理自己的社交關係，保持合適的社交距離。

之前，我定期會與一些朋友見面聊天，吃飯聚會；我也會和很多不在香港的朋友們通過社交平台的互動，保持對彼此生活的關注。

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原本的生活節奏。在不定期爆發的感染高峰期，我基本都會在家辦公，很少出門。被迫減少了與外界的接觸，自己獨處的時間自然就多了。究竟要如何安排每天的時間，才能獲得更多的愉悅感，讓流水般的日子多一點意義。我可以還像之前那樣不挑不揀地去瀏覽群消息，了解那些永遠無法被驗證的八卦傳聞和家長裏短；我也可以繼續在朋友圈的點讚和被點讚、評論和被評論之中，傳遞「你好好我大家好，保重身

體要平安」之類的訊息，可是這樣做讓我越來越覺得空泛和蒼白。

時間被這樣地花掉，好像小石頭被丟進了黑洞，無聲無響，無影無蹤；於我何關又於我何益？我意識到了無效社交就是在浪費時間。可是，該如何定義有效社交？每個人的需求和定義肯定都不同。於我，有效社交首先必須是跟我本人相關，其次是讓我感到充實快樂、有實際意義。

於是，先從微信這個社交平台着手，我摺疊了很多微信群組而不再關注，基本停更了自己的朋友圈，也不再當成是每日功課那樣不錯過他人的每一條動態。畢竟，朋友的意義，絕不是朋友圈點讚之交那般蜻蜓點水又華而不實。關心我的人，並不需要通過朋友圈來關心我；反之亦然。省下來的時間被我用來和家人視頻，盡可能多的閱讀，和好友聊天，看劇和紀錄片，整理家居，清理雜物，學習從未準備過的料理，嘗試培養新的興趣和愛好，等等。一天二十四小時，長度沒變，質量進步了，我感覺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實有意義了。

常聽人感嘆，經此一疫，世界再也回不去了。話是沒錯，可是無論有沒有疫情，改變都是生活的常態，從不缺席。既然無法抗拒變化，不如盡量放鬆心態又睜大眼睛，去發現其中的正面意義和積極價值，幫助自己更從容地面對和適應變化。

定義和調整自己的社交距離，是我邁出的第一步。



善治若水

胡恩威

九龍公園於一九七〇年由當時的港督戴麟趾主持揭幕，是香港歷史悠久的公園之一。公園內的硬件歷時多年，是需要更新的。九龍公園面積大，有十三點三公頃，附近有香港文化中心、太空館和科學館等文藝地標，筆者認為這是有潛力發展成一個文化旅遊新平台，並且可以中華文化為定位，例如是否可在公園裏興建一個水墨博物館？另外，以中國園林、中國建築、中國傳統設計、中國美學為主題，還可創辦一座真正以中國文化為本的博物館。它可以成為國民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活教材。市民在



自由談

吳捷

情人節前一個月去商店，要做好游泳逃生的準備。大大小小的玫瑰花束，紅色粉色的緞帶氣球，微笑可愛的毛公仔，愛心形狀的巧克力，捲成殷紅和純白的巨浪，「波如連山，乍合乍散」，左右上下，鋪天蓋地，把人推擠如海面的水藻和浮木。十九世紀商人的推銷術，使巧克力成為情人節的象徵之一：甜蜜，甜美，像古時中國婚禮上點的「蜜裏調油」的燈盞，像濃得化不開、黏連纏綿的愛。

在二月十四日成為節日之前的幾個世紀間，人類已愛上巧克力。巧克力是百搭，本身可固體，可液態，可滾熱，可冰涼，搭配果仁、糕點、牛奶、草莓、冰淇淋、焦糖乃至一點點鹽或辣椒，都好。如果有人聲稱自己不愛巧克力，那就等於自我暴露身份：他／她也許來自西瓜星球或火腿星球，總之，肯定不是地球人。

小時候，我就像英國童話《查理和巧克力工廠》裏的小男孩查理，愛極巧克力。那時國門初開，能買到各種稀奇古怪的巧克力，一個個包裹着金色銀色的錫紙或大紅大綠的玻璃紙，令孩子「紙醉金迷」：金幣巧克力，酒心巧克力，果仁巧克力，餅乾巧克力，西遊記人形巧克力，以及高大上的「費列羅」。廣告中的「費列羅」好像小型煎堆，金光燦爛的一山，很貴，也很難得。偶爾獲得一小球，就像查理一樣捨不得吃，小心放在木盒中，經常拿出來看看、聞聞，足慰饞蟲。那時最大的夢想是住在巧克力宮殿裏：巧克力門窗巧克力床，巧克力桌椅巧克力牆，擰開水喉，就流出熱騰騰的巧克力糖漿……

但巧克力是會融化的。夏日午後，巧克力宮殿裏的王子公主一覺醒來，發現自己浸在一汪巧克力湖裏。英國作家Alan Coren在《And Though They Do Their Best to Bring Me Aggravation》開旅遊紀念品的玩笑說，因為瑞士的兩大國貨——巧克力和雪——都會融化，所以瑞士人發明了頑固不「化」的布穀鳥鐘（咕咕鐘，cuckoo clock），給各國遊客留個長久的念想。在極端低溫下，巧克力也會堅如磐石。夢枕貊以自身登山經歷寫成的

倡建九龍公園水墨博物館

參觀之餘，可感受中國文化的不同面貌、不同領域，進行深度文化旅遊。

亞洲地區的文化旅遊，競爭激烈，文化旅遊需要的是深度，因為水過鴨背式的文化景點已經沒有什麼吸引力。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需要發展的是具深度的文化旅遊，而不僅是消費旅遊。消費旅遊固然重要，但是香港要透過高質量的文化旅遊，才能帶動質量兼備的文化發展。九龍公園發展為一個文化公園和文化景點，是甚具可行性的。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和康文署除了研究九龍公園的未來發展外，也應該研究香港文化中心的未來定位，把尖沙咀發展成文化旅遊區，促進香港深度文化旅遊的整體發展。尖沙咀區有香港文化中心、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藝術館、太空館、科學館和香港文物探知館。香港科學館正在擴建新翼大樓工程。配合區內上述這些文藝設施，若果九龍公園能進行一次更新，筆者相信那將能產生更大的發展效能，有望把尖沙咀變成香港文化旅遊發展的新試點。

尖沙咀是香港傳統遊客區，需要活化，保持和增強吸引力。在筆者看來，吸引外國旅客訪港的是中華文化。日本之所以能成功保持旅遊魅力，原因之一是它擅於活化其傳統文化，結合科技和嶄新的經營模式。香港大可從中借鑒和學習，利用自身中西文化優勢，創造更多具特色的文化空間。因此，前文提到九龍公園可考慮增設一個水墨主題博物館，是大有可為的。

甜美的珍惜



◀ 巧克力是情人節的象徵之一。

資料圖片

小說《眾神的山嶺》，記述巧克力在高山上凍成硬石，且海拔超過八千米，人即無法攝入固體食物，所以需先煮雪為水，將巧克力和砂糖溶入並飲下，補充體力。在聖母峰頂死去的「登山之神」，口袋裏還留有一片巧克力和一小把葡萄乾，顯然最後還想靠它們活着下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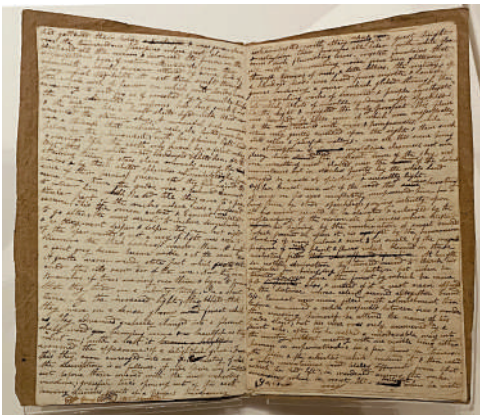
行山、遠足而攜帶巧克力，因其體積小，熱量高，還令人心情愉悅。學生時代，遇到陰天或考試，心情不好，就去買一大盒巧克力冰淇淋，一勺勺狠狠挖着吃，能量、士氣於是全部加滿，像電腦遊戲裏吃到就能加血的藥丸、飯糰、酒瓶或蘑菇。如今，巧克力是卡路里、脂肪、糖三位一體的那神，戒之在得。「費列羅」放在眼前，腦海裏天人交戰：「吃吧。」「不行。」「就吃一個，熱量可以忽略不計呀。」「讓我算算……一個的熱量，就要跑步半小時才能消耗掉呢。」這時你忽然悲從中來，質問造物主，為何好吃的東西，比如薯片、蛋糕、巧克力、冰淇淋，大多「不健康」？天地為爐，造化為工，垃圾食品的誕生，也許正為鞭策人類在「誘惑」和「自制」間找尋微妙的平衡吧。

歐洲直到十六、十七世紀才有咖啡、茶、巧克力，之前即便王公貴族，飲料也只限於酒、水，多麼寡淡！如今我們想喝什麼，手到擒來，雖南面王不易也。製巧克力的可可豆，一如咖啡、香蕉等原產熱帶的植物，殖民史的餘味縈繞不絕。今日仍有跨國公司悄悄認可使用童工，毀林造園，千里之外的壓榨經過精美包裝，化作

貨架上殷紅純白、披金戴銀的愛的象徵。因近年消費者的覺醒和抵制，已有眾多商家推進公平貿易（fair trade）。巧克力為衣食無憂的我們提供熱量、熱情和想像，生產巧克力的工人及其家園需我們溫柔相待。愛，並不限於伴侶、親子、朋友和物種。它是珍惜、感恩、知足、正義的心。這樣的愛心如果變得粗糙，人類與地球都將化為煙塵。

美國人似乎有將一切做成甜食的天才。星巴克的各種花式咖啡飲品，看看每杯的含糖量，就足以令人暈厥。在情人節、萬聖節大包出售的巧克力，可可含量極低，更近似糖果。嘗一口，如同被板磚狠拍腦頂。巧克力製作，歐洲傳統更悠久，我的歐洲同事、朋友、學生很看不上美國巧克力。不過，一個德國朋友曾告訴我她母親芬雅的故事。二戰結束時，柏林滿目瘡痍，物資匱乏，被同盟國分區佔領。芬雅十五歲，隨媽媽去黑市以物易物。那裏有一美國士兵，正在與人換煙。他見母女倆面黃肌瘦，彷彿想起什麼，從口袋裏摸出一塊「好時」巧克力，放在芬雅手中。芬雅就像童話中的查理，把這塊巧克力珍藏起來，很久都捨不得吃。

二〇二〇年，芬雅以九十高齡辭世。女兒（我的朋友）整理遺物，發現一包「好時」巧克力。那是愛的象徵：超越了民族、語言、仇恨、戰爭、口味偏嗜、男女之情和商業利潤，連時間的橡皮也無法擦去的小小一包，甜蜜，甜美，讓人用一生來紀念。



▲夏綠蒂·勃朗特的早期手稿。

作者供圖

了三姐妹和弟弟後來作品的總基調和母題。

為了謀生，夏綠蒂十九歲起就出外當家庭教師，艾米莉也是二十歲做家庭教師，這些經歷為她們後來小說提供了材源。當年英國文壇非常封閉，女子不能發表作品，她們姐妹只能用男性筆名發表小說。沒想到，作品甫一出版即造成轟動性影響，在今天，她們姐妹被看成文學史上的奇跡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的先驅。

夏綠蒂·勃朗特被譽為在故事裏最早表達女性私我意識的作家，具有社會批判精神，被詹姆斯·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等文學大家尊為前輩。《簡·愛》塑造了一個史無前例的文學典

型，具有高度的個性化和意志力，深刻地呈現並討論了階級和性別歧視、宗教、女權主義等超前的話題。

這次紐約圖書館展出的是夏綠蒂十五歲時的小說手稿《歐內斯特·阿朗伯特歷險記》。在這裏，這位天才少女已然呈現了她的文學才華和編故事的能力。這本手稿密密麻麻寫滿了她的冥想和奇幻憧憬，是《簡·愛》作者最早的練筆之作。這部小說寫的是主人公歐內斯特渴望訪問仙境，在一個秋夕，仙女魯弗斯華納降臨帶他見證了超自然世界的奇觀：由青金石和液態鑽石組成的壯麗宮殿、天堂般的花園、寶石鑲嵌街道的城市。戀棧經年後，歐內斯特酷思故鄉，後由一種魔藥把他帶到了一個綠色的山谷，在那裏他遇到了同樣一位被仙女俘虜但經歷過海底恐怖的老人。歐內斯特決定在這個似乎擁有永恆夏天的山谷中度過餘生。

小說故事雖然簡單魔幻，但結構和描寫已臻一定境界。這部手稿被挖掘後，今天的夏綠蒂研究者在研究其文學道路形成和靈感基礎時，都不能忽略這部早期手稿的意義和它對夏綠蒂寫作生涯的影響。而她的這部手稿在完成一百七十六年以後，二〇〇六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是對勃朗特姐妹研究史的又一貢獻。在紐約圖書館能得以瞻仰手稿真跡和繪畫原稿，無疑對研究和了解這一文學天才具有深刻的意義。

《簡·愛》作者的早期手稿



文化什錦

海龍

紐約公立圖書館的精華不止是圖書，還藏有世界著名作家、畫家、音樂家等的手稿。最近它舉辦一個紀念展，展出了一些十九世紀作家手稿。其中讓我眼前一亮的是《簡·愛》作者夏綠蒂·勃朗特的早年創作手稿和畫稿。

對於《簡·愛》作者的生平，讀者大都耳熟能詳。她出身寒寒，父親是個鄉村副牧師，夏綠蒂幼年喪母，她跟姐妹和一個弟弟由姨母照料長大。由於家庭窮困她和姐妹被送到寄宿學校，精神和物質上都倍受艱辛煎熬，這造成了她們終身的心理陰影和病痛。後來夏綠蒂的兩個姐姐早夭，而她和被稱為「勃朗特三姐妹」的妹妹艾米莉（寫《咆哮山莊》）、安妮（寫《荒野莊園的房客》）都成了世界著名的作家。弟弟布倫威爾也是出色的畫家和詩人，死於三十一歲，艾米莉三十歲去世，安妮二十九歲去世；夏綠蒂是六個孩子中活得最大的，她去世時還不到三十九歲。

但是，夏綠蒂創造了文學史甚至創造了歷史。她的《簡·愛》成了影響文學史進程的傑作，其影響不止是在文學上，而且影響了後來的哲學、宗教、社會學甚至在如女權主義等社會運動上都發其端倪，成了一種不可忽視的人文現象。

人們不禁要問，閉塞於窮鄉僻壤的這樣一個家庭，又囿於貧困和低劣的寄宿學校環境，當年的夏綠蒂是怎樣成為作家的呢？其實還不

止夏綠蒂呢，這個貧困家庭裏一出就是三個，而且家中的男丁布倫威爾也是個藝術家。這裏埋藏了一個謎，我們不禁要想了解一下這個寒門何以能夠創造這樣一種奇跡。

我讀過不少與之相關的傳記書甚至學術著作，都沒有尋找到答案，在這次紐約圖書館的手稿展上我看到了童年夏綠蒂的書稿和畫作，依稀看到了謎底。

出生在這樣一個困窘的家庭，她兩個姐姐都在同一年病逝，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一歲。那一年，夏綠蒂才九歲。但是，物質上的貧窮並沒有戕殺這家孩子們渴求幸福和浪漫愛情的憧憬和希望，甚而因為物質上的貧困更加刺激和放大了這種渴盼和希冀。幼年的勃朗特子女們都苦學，基本上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幾乎全靠自學成才。夏綠蒂童年聰穎多能，還精通法語，能用雙語寫小說甚至寫法語詩歌。

兩個姐姐逝後，夏綠蒂成了家裏的大姐大帶着弟妹們艱難生長。她自幼充滿冥想，這劫後餘生四個孩子苦讀詩書、畫畫、習音樂，餘下的時間就是編故事，童年創造神秘幻想的國度和世界。她十五歲起就跟弟妹們創辦了手寫本家庭雜誌《青年雜誌》並堅持了好幾年。這時，最小的妹妹安妮才十歲，就參加了雜誌編寫。他們的作品都受到了當時流行神秘玄幻哥德式作品的影響，加上他們童年經歷，裏面瀰漫了一層晦暗和撲朔迷離的影子。這種風格成